

春耕季节

CHUNGENG JIJIE

谢日新著





春耕季节

CHUNGENG JIJIE

谢日新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儿 童 小 说
春 耕 季 节

谢 日 新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8月南昌第1次印刷

书号：8110·218

每册：0.19元

毛主席语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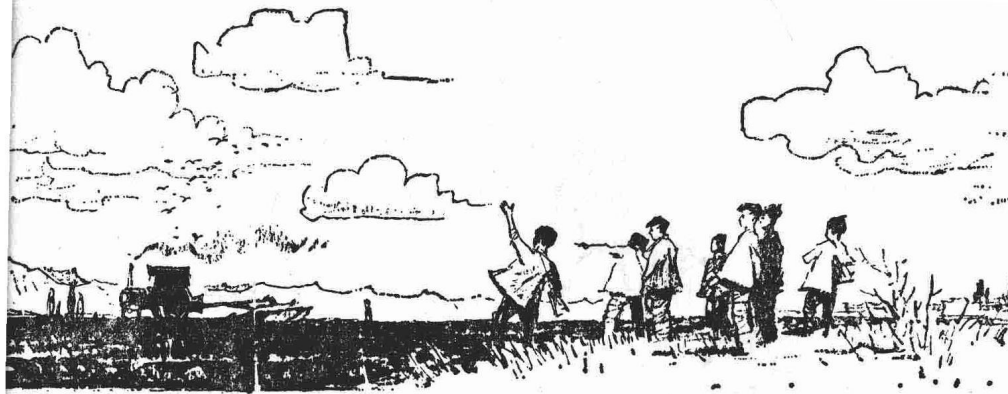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

目前正当春耕时节，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、工作人员、人民群众，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，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。



目 次

一、王立勇的心愿	1
二、复杂的课题	10
三、战斗在清池湖	18
四、牛棚里的风波	23
五、狼和小牛的故事	36
六、王牛崽的汇报	45
七、恶狼落入陷阱	56



一、王立勇的心愿

阳光煦照，微风拂面。广阔的湖洲上，青翠茂密的野甘蔗草，象波浪一样，一上一下，轻轻地荡漾着。

王立勇和他的小伙伴，完成了割草任务，正抹着汗水，坐在草地上休息。忽然，前面那片野甘蔗草丛中出现了许多拖拉机。他们高兴极了，跃起身就跑过去，一个个都跨上了拖拉机座。可是，怪，怎么搞的，拖拉机都变成了耕牛。他们原来是骑在牛背上。这些牛长得多棒，跑得多快啊，好象在腾空而飞。……

呵，我们自己队里的牛都在忙着耕田，春生公公正盼着运回野甘蔗草去喂它们哩。立勇想到这里，连忙爬下了牛背，催促大家赶快装好割下的野甘蔗草，装到船上。去。



“快，快，递过来！”

立勇站在船舱里，接着同学们递过来的一捆一捆野甘蔗草，堆呀，堆呀，一会儿，草堆得有半桅杆高了。哈，这下子够耕牛吃的！好，可以开船啦。

“当心！跳过来，哎呀——”

他又蹦又叫，把刚入睡的爸爸惊醒了。

“立勇，立勇！做什么啦！”王为民赶忙坐起身来，拉亮了电灯。

王立勇醒来了，原来是个梦，多可惜啊！

他镇静住激动的心情，回味着梦中的经过，用手擦擦惺松的眼睛，兴奋地把梦中的事儿给他爸爸一五一十讲了一遍。

王为民听了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嘿——你就是一门思想到洲上去，都想入迷啦。”

王立勇是前进小学红小兵团的团长。在同岁小孩中，他长得个儿稍高，身体挺结实，红脸蛋，黑短发，

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显得和他爸爸一般的刚毅、爽朗。这几天，他看到队里备耕战斗热火朝天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积肥的积肥，开渠的开渠，整田的整田，村里村外，到处一派热气腾腾的大跃进景象，他心里才兴奋呐！特别是最近县里给生产队拨来了一部拖拉机，它“嘟嘟嘟”开过来，“嘟嘟嘟”开过去，日夜翻着田，可更把他们这一伙红小兵乐坏了。

拖拉机跑得多欢呀！你看，这家伙真有意思，跑到哪儿，那儿就翻一大片泥浪，它好象一只什么大动物，边跑边吃边拉屎。司机同志三班轮流操作，挺辛苦的，可它整天整夜的奔跑，却从不知道劳累。

王立勇上学时经过田野，蹲在田塍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拖拉机耕田。他想，我要是能当个司机，驾着这不怕脏、不怕累的拖拉机，日夜为人民服务，那该多好啊。

“司机同志，拖拉机里面有个什么机器啊？”

司机没有答理他，连看也没看他一眼。司机只顾忙着开拖拉机，“嘟嘟嘟”就是一圈，“嘟嘟嘟”又是一圈，到第三圈，司机说了一句：

“小鬼，还不快去上学。”

仿佛他站在那儿看看会碍着什么似的，他就是想看嘛！



他在田塍上追着拖拉机跑。

“司机叔叔，拖拉机为什么不会累？”

“累了，快去给它提壶水来！”

一听说拖拉机要加水，王立勇高兴得提起水壶就向河边跑去。为拖拉机加水，多光荣啊，司机不叫别的小朋友提，偏叫我提。他一个转身，就提着水飞快跑回来了。他放下水壶，探询地说：

“以后拖拉机要加水，都让我给你提，好吗？”

司机擦着脸上的汗珠，看着他笑了，手指向他脑门上一指：“你天天来提水？”

“嗯，天天上学放学时给你提。——以后还要你教我开拖拉机。”

打从这次后，王立勇和这位司机交上朋友了。有一回，王立勇站在田塍上观看，司机就叫他到驾驶室里坐着，一边操作，一边与他拉话。多开心呀，骑着铁牛在田野里飞驰。学校的上课钟远远地敲响了，他都没有听到，直到第一节课快下课了，才走进课堂。老师虽然没有批评他，但他自个儿脸上却火辣辣的。下午开生活会，他主动地向同学们作了自我批评。

“春耕生产这样忙，你不去帮忙，还要去坐拖拉机，妨碍司机同志工作！”同学王小黑提出了尖锐的意见。

“我帮了忙的，我给拖拉机加过水，给司机同志送过茶。”王立勇承认坐拖拉机是不对，但能帮的忙，他都帮了。

“这算什么帮忙！”王小黑把帽子往脑后一推，很神气地说，“立勇的爸爸——王书记不在春耕生产誓师大会上说了吗：我们要与帝、修、反抢时间，争速度，要力争粮食超千斤，就要提早春耕，就要大家行动起来，人人为春耕生产作出贡献！众人拾柴火焰高嘛。我们红小兵也要去参加劳动才好！”

这天，王立勇想了好久：要怎样才能让春耕生产搞

得快点？要是我们红小兵也能去开拖拉机，该多好啊！他回到家里，一进门，书包没放就问爸爸：“为什么我们队里不多要几部拖拉机，让春耕搞得快点？”

王为民说：“一个个生产队都要添拖拉机，工人叔叔生产不赢呀！再说，钢材也供应不上，造拖拉机又不能用泥巴捏！”

“钢材为什么不够？”他问。

王为民最善于耐心地做思想工作，他对儿子谈话也是这样，总是详详细细地摆道理。他对立勇说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，农业是基础，工业是主导；农业要靠工业支援，工业也要农业支援，只有大力发展农业，粮食多了，工厂才可能增加工人，发展生产。有粮就有钢。钢材不仅能制造拖拉机支援农业，而且是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材料……

王立勇明白了这些道理，更加增强了支援农业的决心。这些天来，他脑海中盘旋着这样一个问题：我们红小兵怎样才能更好地支援农业呢？光靠学校放农忙假几天参加劳动是不够的。不是吗，队里生产那么忙，有那么多土地，一部拖拉机怎么也耕不过来。小黑说得对，给它提壶水，给司机送碗茶，这算什么帮忙。可我们又不会开拖拉机。拖拉机又不是条牛。牛我们就会牵去牧放了。对了，牛也很重要，在这春耕关键时刻，要充分

发挥耕牛的作用。

可不是，队里的耕牛，社员叔叔整天吆喝不停，它们也够辛苦的，这几天只在社员三餐用膳的空隙时间，它们才吃点青草。

往年春耕时，队里都得组织一批



社员去清池湖割野甘蔗草来喂耕牛，今年耕地面积扩大了，备耕任务重，腾不出人去割草。你看，饲养员李春生一个人到清池湖割一天草，还不够十几头牛吃两个晚上，他又不能天天到清池湖去，只好拿干稻草充饲料。要是耕牛天天吃那又嫩又甜的野甘蔗，吃得饱饱的，那它们翻田的劲儿准会强得多。

清池湖，教人多么向往的地方呀，在那个湖洲上，爸爸洒下了苦难的童年血泪，但是，到了湖洲上，摆脱了地主和狗腿子的监督的眼睛，穷哥儿们在一起，却也

无拘无束地度过了许多团结友爱、令人难忘的日子。爸爸讲起那时的故事，是多么逗引人呀！

“你敢不敢到清池湖去？”立勇问小黑。

“你敢去，我还不敢去！”小黑一向不服输。

“去要自己驾船哩。”

“怕什么，大不了翻船，我们游泳也游得到洲上去！”

“怎么能翻船呢！是公家的船哪，要保证不翻。”

“保证就保证！”

到清池湖去割野甘蔗草喂耕牛的计划，在红小兵团会议上通过了。决定成立战斗小组，明天趁星期天开始战斗。

立勇回到家里就向爸爸汇报了。说：“这样行吗？”

“行！爸爸象你们这样年纪，两三个人整天都在湖洲上，你们七八个红小兵去还有什么关系——就是上船下船要当心点！”

“就怕小黑粗里蛮气的！”……

现在王立勇做梦船要开了，小黑一跳，没站稳脚，果然掉下湖去了。

“我跟你讲上船下船要当心嘛！”王为民听了，哈哈笑着说，“你是红小兵团长，带一个小组出去战斗，

可要对战士负责啊！”

父子俩谈谈笑笑，直至深夜，王立勇才又重新进入了甜蜜的梦乡……



二、复杂的课题

天蒙蒙亮，房间里映进一丝暗幽幽的亮光，王牛崽趁爸爸没有睡醒，就悄悄地起了床。

他蹑手蹑脚走到灶间里，吃了一碗昨天剩下的冷饭，又盛了一碗，用腰巾包裹好了，准备充当干粮。然后他轻轻地拿过了扁担，就到壁上取镰刀。这时身旁好象什么东西闪动了一下，他一回头，暗角落里直挺挺站着个人，原来王为善早已不声不响，象只夜猫似的出现在灶间里了。

他就是王牛崽的爸爸，一个笑里藏刀的地主分子。这家伙，表面上装得老实，见人点头哈腰，满脸堆笑，可骨子里却阴险恶毒，心黑手辣。解放前，他苛待长工是出名的；解放后，他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刻骨仇恨。

“干什么去？”他瞪着一双圆圆的猫眼睛，冷冷地



问道。

“割草去。”王牛崽不由地站住了。他知道，他老子是怀恨集体的，特别不愿他和王立勇这些小朋友混在一起，只要和小朋友们一起去为集体干活，他在家里有话没话也要咒几句，何况今天起得这样早去为集体干活，他一定不会放过自己。牛崽原打算瞒着他，悄悄溜走算了，可偏偏又给他发现了。他本来怕老子，加上一时答不出话，现在就照实说了。

“割草做什么？”

“饲耕牛嘛。”

耕牛？提到耕牛，王为善就想到一九五七年的事，这事今天一想起来，他都恨得直磨牙呢。那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，他心里乐开了花，走起路来都象跳舞似的。一天，路过队里的牛棚，看见饲养员李春生正在用米汤喂一头小牛犊，他走上去，左看右看，阴阳怪气地说：

“好好喂呀，这头小犊子是我家的第三代。”不想，后来反击右派分子，李春生当面揭发了他这桩心记变天账

的罪行。群众义愤填膺，对他狠狠批斗了一顿。不前不后，正在这个时候，他的老婆生下一个男孩，他回到家里抱起婴儿说：“你是在爸爸挨斗的时候出生的，长大了要跟爸爸报仇呀！”为了把仇恨记在儿子身上，他给婴儿起了“牛崽”这个名儿。

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他瞧着死对头王为民靠边站了，高兴得坐立不定，跳过来，窜过去，到处煽阴风点鬼火，恨不得把党支部书记王为民置于死地而后快。可李春生这个穷鬼，又不饶过他，串连一帮人，到处调查他，最后又把他揪出来狠批猛斗。

现在，队里又在闹着什么超千斤，要大跃进，人人都起劲地干活，这倒管它。眼前连十二岁的儿子也起早摸黑地为队里做事了，而且还是去帮李春生割草喂牛，这份仇恨他可怎么也吞不下肚子去啊！耕牛，耕牛，今天队里这一大群耕牛，有一半是他家的。土地改革没收了他的土地财产，也没收了她的耕牛；开始分给贫下中农，后来入社归了集体。今天发展到第七、八代了，原来它们的老祖宗都渐渐地老死了，可是王为善的心并没有死。

“谁叫你去的？”王为善跨上一步，眼睛里露出了冷酷的闪光。

“红小兵团叫我去的。”牛崽的嗓门提高了点，他